

與影子的博弈

劉偉成的出走與回歸

■ 周怡玲



劉偉成

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學系（哲學博士），現職教育出版事業，為浸會大學兼任導師教授寫作、編輯與出版的技巧。著有散文集《持花的小孩》、《翅膀的鈍角》、《影之忘返》；詩集《瓦當背後》、《陽光棧道有多寬》、《果實微溫》等。曾獲青年文學獎及中文文學創作獎獎項，於2017年獲邀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，2021年獲頒授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家年獎（文學藝術）。

不論是生活在19世紀的安徒生，還是生活在21世紀當代的我們，都需在必要的時候面對自己的影子，直視它們，有時甚至要和它們共處。

——村上春樹〈影子的意義〉

要說村上春樹與劉偉成的關係，是二人都深受安徒生〈影子〉的影響——前者在獲頒安徒生文學獎時說，寫作也好，人生也好，在黑暗的隧道中，必須勇於對抗自己的陰影；而後者以影子的出走與回歸為主軸寫成《影之忘返》。眼前這位身穿格紋襯衫、笑容滿面的樸實男子，正是今年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家年獎得主劉偉成，獲頒授這份殊榮，他直言是信心的肯定，「這條路我沒有走錯」，雲淡風輕地用一句話概括三十多年的筆耕。

認識劉偉成的人，或讀過羅貴祥為《果實微溫》撰的序，都知道劉偉成書不離手，甚至練得在一趟車程寫成一首詩的「神功」。東京奧運落幕，運動員背後的辛酸開始受人關注，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一話雖老土，卻十分適合用來形容劉偉成走來不易的創作路。小時候家住西環，中學就讀聖保羅書院，理科班的尖子競爭氛圍令他難以喘息，反叛少年常常躲入圖書館看詩集，巧合下讀到何紫創辦的山邊社出版王良和的詩集《驚髮》，後來更透過青年文學獎幹事認識王良和，終決定棄理從文，轉校至王任教的中學重讀中五，預科轉修文科，踏上創作之路。開始不易，堅持更難，這條路上他需要與三個影子博弈、共處。

文字帶給我的是……



第一個「影子」，是家人的反對。從名校理科轉校讀文科，對一名少年來說，是人生重要的岔路口，心情忐忑少不免，對劉偉成來說，他需要放棄的東西更多，「有種感覺是自己的決定與家人的期望拉鋸，當中機會成本很大。」他口中的「機會成本」，指放棄讀理科，跟放棄從事工程師、醫生、會計師等專業畫上等號，家人當然期盼劉偉成可上流至專業中產，偏偏他決意走不一樣的路。說到家人，劉偉成不自覺地低下頭來，指頭撥弄案上的模型。幸好，在他義無反顧地投身創作的路上，感恩有人扶他一把，使他在這場跟家人的博弈被「將一軍」之際，得以解圍。

新校位處薄扶林，劉偉成憶述當時家境清貧，每月只有三百元作零用錢，扣除車費後，餘錢連買飯盒也不夠，王良和知道了，便邀他到華富邨的居所膳，青年文學獎的幹事更是每月湊錢給他當生活費，「這種恩情令你覺得這條路一定要走下去，即

使是『掘頭路』都要炸開。」畢業後領取薪水，劉偉成第一件事便是還錢，卻沒料到幹事竟拒絕他，只着他日後幫忙有需要的人。這番話他銘記於心，多年來不時資助後輩，更被朋友笑稱是「水魚」，他反駁正是當時身邊有很多「水魚」幫助他，遇到家人以外的溫暖，他的創作路才能走到今天，「文字帶給我的不只是作品，而是帶我進入恩情的圈子，大家都在延續一條情義的鏈子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」

從第一次成功到第二次成功， 需要穿一千次拉鏈

第二個「影子」，是孤獨與枯燥。自小面對孤獨，使劉偉成長出想像的翅膀。他就讀聖彼得小學下午班，五年級時喜歡看書的大家姐婚後搬離西環的家，兩個哥哥都出國讀書，他獨處的時間變得很多。他經常跑到爸爸的中藥店，躲在閣樓玩「記憶的遊戲」：俯視店鋪右側一排百子櫃，考驗自己能否記得每格抽屜內擺放哪些藥材。小時候家裏曾經窮得只能「腐乳撈飯」，他在不同地方打過工，造汽水蓋、造錶帶、穿膠花、穿拉鏈，這些都難不到他，「最難的是把拉鏈頭穿進拉齒中，好多時都穿到生『雞眼』。」劉偉成說，最難捱的是沉悶、枯燥的工序，如果耐性不足、暴躁地完成工作，其實是在懲罰自己，倒不如邊做邊想像，使工作變得玩味一些，訓練自己在平靜的心態下度過乏味的童工生活。

兄姊離開身邊，獨自成長、獨自闖進文學的世界，這些年來沒有想過放棄嗎？劉偉成說自己有像牛王頭一樣的狠勁，小時候往街上、山上亂跑，跌倒使用口水舔傷口，站起來再玩，「生命中有許多東西，不能期望一種下去便開花。當你穿一千個拉鏈頭才能賺取一元，你便知道有些事情要做一千次才有下一個機會。成功往往視乎你能否堅持多一會，之前受過別人的恩惠，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賞識和信任，所以只好繼續努力。」

抗衡的實驗

作家以外，劉偉成的另一個身份是編輯，看他寫到作者和編輯的關係是「一直默默地互相抗衡，又互相依傍」，便以為他第三個需要博弈的「影子」是編輯，就大錯特錯了。在他眼中，兼任編輯更能幫助他寫作，「在寫作時有編輯的項目管理意識，（效果）會很不一樣。」他在教學時也再三跟學生強調，寫作的堅持在於能否「計劃寫作」，計劃寫作有三點：編輯力、隱括力和推動力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將平日閱讀的資料分類、收藏在記憶的百子櫃裏，經過消化和選擇材料，寫作前設定目標、控制時間，寫作時給自己一個推動力，將積累的資料和部署解放出來，就能隨時隨地在車上寫成一首詩，並堅持寫下去。

一枚硬幣有兩面，「編輯」對劉偉成來說，有時候也是限制。「有時《城市文藝》的梅子先生邀稿，限我寫三千字，我都會說：『咁少字點寫呀？』可能是我『包拗頸』，短文不是現在我想寫的。」他批評現時互聯網盛行瀏覽短文章，普遍讀者沒有耐性讀長文章，編輯也會因應潮流而調整方向，出版短篇作品。近年劉偉成的文章動輒數千字，洋洋灑灑過萬字更如家常便飯，五百多頁的《影之忘返》便是他一個實驗。「我是故意寫長文章的，這是我抗衡的實驗，為甚麼要順應、遷就（現時的）閱讀風氣？」問到不怕沒有讀者看長文章嗎？他交叉雙臂，瞪氣直說：「怕長就不要看！」如果他留有長鬍鬚，此刻的霸氣可真足比關羽。

一秒定格 玩物不喪志

素聞劉偉成喜歡收集玩具、模型人偶，早年作品《持花的小孩》的命名就是來自二戰時德國留下來的人偶，持花的動作象徵抓緊赤子之心。過去「認識」劉偉成，來自大大小小的文學活動和他的作品，認真而沉實，在這次歷時四小時的訪問中，卻第一次真正認識到這位擁有純真之心的「小孩」。本來在訪問前，請他帶來數件收藏跟我們分享，卻沒想到訪問當天，他提着幾個沉甸甸的大袋，甫坐下便逐件取出、排列，向我們細說每件模型背後的故事。

成長階段很多時候都獨處的劉偉成，在兄長到外國之後，開始追看《世界名作劇場》。「《飄零燕》是宮崎駿在東映的第一套動畫，當中捕捉人與人之間感情的純粹——即使後來他創作出更多名作，我依然認為《飄零燕》是他最成功的作品。」劉偉成提到主角 Heidi 打開行李箱拿出麵包的畫面，令他想起兩段情節：Heidi 到法蘭克福為不良於行的 Klara 做伴讀，晚餐吃到軟綿的麵包，惦記朋友 Peter 的婆婆，於是每晚餓着肚子將麵包藏在衣櫃裏，希望他日回家送給婆婆。另一段是 Heidi 跟爺爺獨居在阿爾卑斯山的小屋，有一次獵人上山遇上大風雪，爺爺見 Heidi 整晚憂心忡忡地望着窗外風雪，便穿上大衣，帶着牧羊犬上山救人，獵人事後答謝爺爺，爺爺說是 Heidi 的善良救了他們。劉偉成說《世界名作劇場》是他文學創作上的助力，「這些模型都凝





《飄零燕》主角 Heidi 的善良感動了劉偉成，(左起) Peter、Klara、Heidi 和爺爺。

定了某些場景，令人一看便想起故事動人的情節，我寫詩就是想記錄這些小孩純粹的心。」他繼續興奮地分享《義犬報恩》、《萬里尋親記》、《紅髮安妮》的每件收藏和觸動他的故事畫面，說到感動處，他的雙眼隱隱發紅，彷彿眼前定格的畫面再次觸動他內心柔軟的地方。多少年過去了，持花小孩的赤子之心仍在，就像他收到朋友贈送第一個「持花的小孩」人偶時附上的卡片上所寫：「但願你能像這小孩那樣守護你理想的大花。」

除了博覽羣書，劉偉成的玩具模型收藏也相當廣泛，當他一邊訴說童年的喜愛時，一邊伸手從袋中再搬出幾個盒子，就將話題轉至班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和機械人。「我很喜歡班雅明的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》和《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》，講人與機械之間的掙扎，因為他的書，我才會儲《鐵甲威龍》。」他將人性和機械比喻為文科和理科，兩者都在掙扎、拉鋸，但《鐵甲威龍》跟其他英雄主義作品不同的地方，在於機械不是表現人的力量強大，反而是突顯了人的軟弱、無奈，用機械的身體演繹人類的情感，最觸動他。

「我很少因為喜歡某些角色形象而買模型，一定是因為欣賞創作而收集。」劉偉成舉 Hot Toys 為例，「早年很多人都指製造玩具不務正業，但創辦人因着一股熱愛，傾家蕩產地去做，演活『行行出狀元』。起初沒有人知道 Hot Toys 是甚麼，它從到處求版權到現時成為世界



行業頂尖，連《鐵甲奇俠》的玩具都以 Hot Toys 最叫座，這就是香港的奮鬥故事。」他的童工經驗，使他了解到模型每個部件的製作都得來不易，從畫面擷取到部件改良，每個點滴突破都匯聚了很多人的心血。他還笑說，現時編輯課本時會設計『課文總結圖』，當中具備的圖像記憶和圖像思考能力，都歸功於玩模型。玩物不喪志，劉偉成就親身示範如何將這些玩物寫入他的詩作、散文，還用於工作。當電競也可能成為奧運項目，無用方為大用，誰還敢說玩物喪志？

影子的出走與回歸 為香港人書寫

提及2017年獲邀到美國參與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時，劉偉成的臉上浮起了自信。四年前踏出孤獨的城堡，到另一個世界跟不同國家的作家交流，回來後寫下《果實微溫》和《影之忘返》。「果實微溫」取名靈感之一是「Grocery Run」的音譯，那是工作坊每星期安排專車送作家到當地超市購買生活雜貨的活動，「影之忘返」則來自安徒生童話《影子》的故事。劉偉成就如安徒生筆下的影子，出走後在詩神處看盡三千世界，發現再殿堂級的詩其實不過是生活，「寫作對我來說是連星圖的遊戲，題材如星星早已掛滿天空，只在乎你是否看到當中的關聯，拉線連星成圖，找出這些星星對於人間的意義。《果實微溫》和《影之忘返》正是我近年寫作的母題，我從詩神看到星圖，畫成星圖，落入別人的雜貨中，好像生活一樣普通。」



出走的影子沒有樂而忘返，回來後創作力大增，今年更喜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家年獎（文學藝術），對劉偉成來說，這個獎肯定了他當年棄理從文的路沒有走偏，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裹足，反而更認真思考未來的路。「下一步會努力寫地誌書寫，這幾個月來太多人離開，我希望寫一本書給留下來的香港人，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根盤到甚麼層次，有很多東西值得記錄。說我『拗氣』也好，抗衡也好，我每篇文章都會超過五千字。」為甚麼這樣說？身為教育出版編輯的劉偉成，觀察到近年不論是成年人還是年輕人，閱讀的深度都不斷退化，深感如果連編輯這為文字把關的角色也不做好，漸漸就沒有人察覺中文能力的退化現象。明知最終可能輸掉，還是希望在拔河的一端力挽狂瀾，「如果連家長都不看長文

章，小朋友閱讀能力又怎會不退步？長久下去，香港人的文化基因就會變弱，我希望幫助他們延遲退化。」

他將 Hot Toys 的成功聯繫香港本土作家冒起，西西、也斯、韓麗珠、董啟章之所以愈來愈多人認識，甚至台灣設立專科研究香港文學，全因大家的努力，「這些全都是香港製造的精神，當你見到有幾個尖端露出來，代表背後有幾千人在努力，才能推動到國際。只有愈來愈多人堅持寫下去，香港製造的精神才可以延續。」當人人都說要離開，赴美的影子卻拒絕忘返，歷險過後「回家」，為過去的創作和人生都找到了答案，以及未來走下去的路。

後記

飲水思源，劉偉成口邊總掛着感恩青文幹事當年幫忙的話語，問他最想感謝誰？他洪亮的聲線戛然而止，幾秒寧靜過後，一聲大笑說是他太太，「太太給我的鼓勵很大，她在屋邨長大，經濟環境也不是很好，卻經常掏錢幫我。（我得到）最大的恩情是娶了她。」他滿臉幸福地說。村上春樹在獲得安徒生文學獎時發表〈影子的意義〉演講，說了一句：「不產生影子的光不會是真正的光。」從青年文學獎憑新詩〈剪〉和散文〈搭棚者〉取得雙冠軍，到藝術家年獎的肯定，此刻的劉偉成坐在燈箱前，迸發的光芒，十分耀眼。

